

微笑看世間 因緣示無我

——憶香光尼衆佛學院見雍法師

蔡素真 退休教師

【編者按】

見雍法師為香光尼僧團比丘尼。民國 103 年農曆七月二十三日(2014 年 8 月 18 日)，於香光寺安詳捨報。

見雍法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。三十歲時，依止香光尼僧團悟因長老尼座下披剃出家。佛學院畢業後，即於學院領執，肩負僧才培育與生活教育的重要工作。曾擔任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務長、學務長、教師等職，長達二十六年；院刊《青松萌芽》主編十年。

法師天性溫厚，善於傾聽與關懷他人，常能以慈悲與智慧陪伴學僧成長。其全部心力投入僧伽教育，始終堅守崗位。無論在課堂教學、生活輔導或行政推動上，皆秉持教育者的使命感與責任心，以身教與言教引導後學，深受師生敬重與愛戴。

在悟因長老尼的帶領下，香光尼僧團始終深信僧伽教育乃佛法住世的重要根基。見雍法師承繼長老尼理念，奉獻於佛教僧伽教育，為佛教僧伽教育留下深刻而珍貴的貢獻。

前言——微笑以對 因緣生滅

自大學同窗後，相交三十幾年，見雍法師從不涉入人我是非。如同有位法師所述：「不管是你去罵她，或是替她罵人，她就是認真地聽你滔滔不絕，然後一貫地睜著大眼睛，望著你，不說一句話。」（註 1）其實，見雍法師早在出家前已是如此。

見雍法師處事無諍，總是微笑以對，即使遭遇困難，也不瞋怒或不耐煩。記得，在告別式中，悟師父說見雍法師「總是笑咪咪的」。這抹微笑跟隨見雍法師，從在家到出家，如今已成僧俗的共同記憶。見雍法師能持續地保有這招牌，其中所蘊藏的修行功力，當時未學佛的我無從體解。

某次，有位法師提及見雍法師曾說：「只有因緣，沒有是非；只有了解，沒有評價。」已學佛的我聯想到《金剛經》上言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以及龍樹菩薩所說：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無，亦為



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

此時，我似乎稍能體會見雍法師微笑以對的修行內涵，也略微明白為何有法師稱見雍法師是——「一位與空相應的悲心修持者」（註2）。

氣定神閒 安詳徐步

大學時，見雍法師參加佛教社團——中道佛學社，曾帶我去過一次。之後，因緣不具足，我便沒再去。至於見雍法師去西蓮淨苑跟隨懺公學佛，她未曾提過，故我一無所知。

不過，我們常相邀吃素食。有時，我夾著這盤、望著那盤，看到見雍法師安然節制，生起的貪念便打消。見雍法師喝完湯後，會用開水涮一下碗，並把它喝下。第一次看到這景象，令我非常驚訝，後來也跟著這麼做。

見雍法師是位做事、動作慢的人。我吃完飯後，往往還要等她一下，於是靜靜地欣賞她的氣定神閒。每一口平凡飯菜，彷彿是珍饈美饌，她都專注地細嚼慢嚥，吃飯成為一種深度品味。學佛後，我才知道吃飯是一堂修行功課，原來當時已學佛的見雍法師正在用功。

安詳徐步是見雍法師向來的走路模樣。我跟見雍法師說：「我媽媽說我的動作很慢，像烏龜走路一樣；哪知道你更慢，連螞蟻都可以在你腳下悠哉悠哉地散步。」

她聽後，露出招牌微笑，而那口貝齒閃閃發亮。

少欲知足 淡中有味

見雍法師出家後，偶來臺北，得空即相約見面。吃的是平常蔬食，談的是彼此近況，但她「布衣暖、菜根香、修行滋味長」的德風，令我深深地敬仰。

有一次，二人穿梭巷弄，在一間素食小店用餐。老闆娘笑臉迎來，歡喜地供養，見雍法師微笑地道謝，神態自若。餐後，伴著月光，街巷寂靜，前往安單處——綠色外牆的建築。

見雍法師往生後，我應邀培福，依照地址前往，綠色外牆矗立眼前，昔日影像浮現腦海。此處名叫「觀潮軒」，我想起蘇軾〈觀潮〉：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還來別無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當下起念：「放下，是何等艱難？」

有一年冬天，二人餐後散步，見雍法師順道買了平價的厚襪和圍巾。我好奇地問：「佛學院很冷嗎？」見雍法師說：「冬天有時很冷。」我當下慚愧，實枉為好友。後來再聚，我大膽地問：「出家人可以收包裹嗎？」見雍法師笑得燦爛，說：「當然可以啊！」我終於放下「冒犯」的顧忌，寄去保暖用品。

民國 103 年的元旦假期，家人與我上



香光寺拜訪，一方陽光溫暖客堂。我拿出送見雍法師的手套，炫耀釦子的設計巧妙，還如小孩般開心地示範。未料，七月法會結束不久，她竟捨報離世，徒留那笑容在心底輕盪。

緣牽三度 安臨終心

大學時，某天，見雍法師應邀前來寒舍。一早，廚房就傳來篤篤的切菜聲，先母已在準備餡料。當時鄉下沒賣餃子皮，先母自行和麵糰、擀麵皮，我再用玻璃杯蓋出一張張的餃子皮。我們邊包餃子，邊閒聊家常，原來見雍法師的祖父輩也是布袋人。飯後，見雍法師跟先母說：「餃子餡加入薑末，非常好吃。」先母聽得樂開懷。這是見雍法師來寒舍作客，而與先母第一次見面。

當先母病重從臺北回布袋後，已出家的見雍法師專程來到寒舍，單獨地進入房間，為先母開示、皈依。當時我只知皈依如同註冊，經儀式而成為佛教徒，但對先母到底有何利益，則完全不懂。如今想起，這是見雍法師為安頓先母臨終前的身心，而與先母第二次見面。

先母往生後，見雍法師帶領幾位法師來到寒舍，在靈前為先母誦經。一開始，旁邊有人談話，見雍法師請我轉告他們降低聲量，頓時鴉雀無聲，梵唄聲攝受全場。結束後，見雍法師和先父簡單談了幾句，

即和法師們自行離開。這是見雍法師特地為送別而來，在靈前與先母第三次見面。

辦完先母後事，先父帶著我們兄妹上香光寺向見雍法師致謝。見雍法師只是微笑回應，還送了小串念珠，說：「如果有空，可以多念佛。」由於見雍法師的因緣，我們為先母吃四十九天的全齋，並誦經念佛回向，藉此安撫內心的悲傷。

耐心傾聽 悲心同理

教書後，每當在嘉義轉車回布袋時，我一定打電話給見雍法師，大倒煩惱垃圾。我抱怨著：有些學生很難教、有些家長不講理、有些同事勢利眼……。見雍法師總是靜靜地傾聽，不做任何評價，也不太做什麼建議。雖然如此，當我一股腦地傾瀉完後，滿懷的憤懣就隨著音聲消失在虛空中，心奇妙地得到平靜。

有一天，我照例在嘉義打電話給見雍法師，電話那頭傳來她媽媽哭泣的聲音，原來見雍法師已到佛寺準備出家。我內心有點震驚，向來動作慢的見雍法師竟決定得如此快速。當下只能勸慰她媽媽：「出家是她的選擇，就讓她去，如果不適合，她就會回到您身邊。」

見雍法師出家之後，我依舊在嘉義與她聯絡。有一次，見雍法師聽到我哽咽聲，立刻騎摩托車到公車站，載我到安慧學苑。我反覆地訴說喪母悲傷，見雍法師專



注地傾聽，偶爾提點幾句。那天，安慧學苑有法會，見雍法師特別地撥空陪我，並說「想念媽媽時，就念佛，感恩她、祝福她。」在走出悲傷的歷程，幸有見雍法師悲心的傾聽，更感恩阿彌陀佛的聖號陪伴我。

堅守教育 護僧伽苗

未學佛前，我常羨慕見雍法師教的學生是出家人，沒有世俗的煩惱糾纏，她應不需處理學生問題。殊不知，僧俗雖不同，煩惱人人有。

自佛學院畢業至往生，見雍法師在佛學院領執近三十年，當過督導、育導長、教務長。難怪悟師父說：「見雍法師已發了大願要深耕佛國淨土，才能如此耐心地走過多年，在僧伽教育上的持續投入！」（註3）

至於見雍法師生前如何護僧伽苗，我並未近身觀察，但藉由追思文的內容，仍能略窺一二實際狀況：

初出家的學僧，正是由俗轉僧的階段，難免有不適應的煩惱。或許是在世俗學校當過老師，或許是天生的人格特質，見雍法師對此總能觀察入微，適時地陪伴在旁。如同有位法師所說：「學僧在你的世界，永遠被歡迎，因為，你的慈心、悲願沒有一刻離開過你。在你的世界，學僧就是『僧寶』，沒有一個不因為你，而見證到慈悲是如何貼切地在生活中展現。」

（註4）

見雍法師為護僧伽苗，長年堅守教育崗位，每日孜孜矻矻。有法師這麼描述：「特別是在佛學院領執擔任輔導長，不是挑燈夜戰批改作業或學僧日記；就是陪學僧談話或就醫；再不就是指導學僧編輯院刊《青松萌芽》，全部的身心都投注於陪伴學僧，特別是外籍學僧，有時還得兼任中文教導。」（註5）這樣全然的接納、護持學僧，是見雍法師的修行日常，也是被陪伴者心中永遠的溫暖。

會面無期 共學幻滅

某年見雍法師北上，見面後，我看到她頭頂毛孔有出血的斑點，問她：「身體怎麼了？」她說：「沒事，去看中醫排毒。」我叮嚀她：「照顧好自己，身體若有不舒服，得去找西醫檢查看看。」那些年，我們都還年輕，以為沒什麼問題，就沒再追問後續狀況。

民國 103 年暑假，在嘉義舉辦同學會，老同學們特地規劃到香光寺參訪，期待與久違的見雍法師相見。在同學會前幾天，她到醫院就診，只說需要吃益生菌，病況似乎不嚴重。未料，隔天，再聯絡，她已住院。

同學會當天早上，我先到太保長庚醫院探望見雍法師。原本略微豐腴的她，已瘦到雙頰凹陷，雙眼變得更大。我邊心疼



地說：「你是嫌眼睛不夠大嗎？」還邊叨唸著：「要運動，要吃藥。」她只是靜靜地看著我，沒多說什麼話。當我看她可以自行推點滴架走路，心裡的擔憂有些放下，心想「還好」。

陪她去眼科會診時，她直催著我快回高鐵站與同學會合，我告訴她「過兩天再來看你」，她的眼眶微閃爍著淚光。原以為她四天後就可出院，建議她到大溪香光山寺休養，離臺北較近，我可以陪她就醫。怎知這一出院，竟是她向世間告別。

那年，正是我退休，事先與見雍法師約好，我去佛學院幫她打雜，也可跟她學習佛法。奈何造化弄人，她瀟灑地捨離世間，獨留我面對共學夢碎。

示現無常 度剛強友

香光尼僧團在臺北創設印儀學苑時，見雍法師開心地告訴我：「課程不錯，可以去聽一聽喔！」偏偏根性魯鈍，我左耳聽右耳出，連課表都沒看過一眼。雖曾到印儀學苑參加盂蘭盆法會，但法會一結束，就沒再踏進印儀學苑的大門，除非見雍法師來臺北，約在那裡見面。

參加見雍法師的告別式後，有一天，突然清楚地聽到一聲「出去」，彷彿有人當面對我說一樣。隨順出門，來到印儀學苑，我在弘化堂呆立。直到聽旁人說「抄經」二字，恍然此行目的，便在觀音殿抄

經、回向。為繼續抄經、回向，頻繁地進出印儀學苑，於是報名佛學研讀班。或許是不捨我整日在家哭泣，或許這是度我的最後因緣，相信是見雍法師跟我說了那一聲「出去」。

為調整悲傷情緒，也為履行對見雍法師的諾言，我到佛學院培福，每週小住三天。由於見雍法師生前廣結善緣，我備受其他法師關照，讓初來寺院的陌生慢慢地消散。之前，整個僧團我只認識見雍法師；如今，我已認識好多位法師。

僧院生活與世俗不同，天未亮，起板聲就響。跟著學僧上殿早課，我望著莊嚴的佛陀，揣想見雍法師在佛前唱三皈依的心境。出坡時段，我和學僧邊挑菜、洗菜，邊輕鬆地聊天，體驗僧院的日常。上開示課時，悟師父特別允許我旁聽，於是嘗試著去接觸佛法。

早齋後，跟隨悟師父到後山散步，是療癒悲傷的最佳良藥。沿途，悟師父如自家長輩般可親，閒談兒時趣事，或分享生活經驗，有時也提點修行內涵。至於悟師父對見雍法師的疼惜，偶在言談中隱約地流露，想必是見雍法師的德行所招感。由於愛屋及烏，我幸得隨行機緣，而受善知識的教導。

偶爾隨悟師父去拜訪鄰居，那如老友般的相互關懷、閒話家常，翻轉我對修行的刻板印象。至於鄰居供養悟師父的自家寶貝，每樣都令我大開眼界，有：如黑珍



珠的樹葡萄，味道如山竹；狀如毛毛蟲的桑葚，有點恐怖卻很甜；黃澄澄的仙桃，香甜如栗子……。雖是當地常見的東西，卻在在呈顯老鄰居誠敬的心意，在平淡中別有一番深味。

這段寺院小住的日子，它是生命裡很特別、很珍貴的時光，也是我決定學佛的關鍵。誠如悟師父所言：「如果不是見雍法師，蔡老師至今還是在寺院山門外徘徊。」感恩見雍法師示現無常，讓剛強的我有度化機緣；感恩悟師父慈悲的陪伴與教導，讓我知道脫生死的重要。

結語——一縷清風 來去自在

在茫茫人海中，難得一知己，我何其幸運，今世能與見雍法師相識、相知。或因僧俗不同，彼此反而有種不黏不脫的淡然。相聚時，見雍法師一派閒靜，猶如一縷清風，輕輕地拂過，自在地來去。

民國 112 年 6 月，參加香光山寺奠基安寶大典。午餐後，到相思林下，看石碑上僧團法師名號。悟師父以手杖指向石碑，「見雍法師」四個字撞進眼底，內心一陣悸動。慨歎前塵已成幻，然出家並非絕情，往生也非盡滅。

書桌前，見雍法師的遺照時時地綻放笑容，高舉的手猶似打招呼。那親切的身影似在似不在，而往事常影現心中。此生相遇，猶如有位法師所說：「見聞諸法與

空相應，大圓境中一切太平。最後亦非最後！」（註 6）

【附註】

註 1：釋自淳，〈香光璞玉——見雍法師〉，《示現無生：敬悼 圓寂比丘尼見雍法師》，（嘉義縣竹崎鄉：香光尼僧團，民 103），頁 38。

註 2：釋自鼎，〈給一位與空相應的悲心修持者——見雍法師〉，《示現無生：敬悼 圓寂比丘尼見雍法師》，（嘉義縣竹崎鄉：香光尼僧團，民 103），頁 48。

註 3：釋見咸，〈法情與祝福〉，《示現無生：敬悼 圓寂比丘尼見雍法師》，（嘉義縣竹崎鄉：香光尼僧團，民 103），頁 33。

註 4：同註 2，頁 49。

註 5：同註 1，頁 40。

註 6：釋見豪，〈雍法師的最後禮物〉，《示現無生：敬悼 圓寂比丘尼見雍法師》，（嘉義縣竹崎鄉：香光尼僧團，民 103），頁 47。

